



Letters  
to  
Spiritual Seeker

# 寻找精神家园

他所著的《瓦尔登湖》，成为全人类的心灵之书；  
他的文字是内心生发出的一泓清泉，为人们开启了生命中永恒的黎明！

[美] 亨利·大卫·梭罗◎著

[美] 布拉德利·P·迪安◎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and to be that I know - I have found his poem*

寻找精神家园  
Letters<sup>™</sup>  
Spiritual Seeker

[美]亨利·大卫·梭罗◎著  
[美]布拉德利·J·迪安◎编  
史国强◎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精神家园 / (美) 梭罗著, (美) 迪安编; 史国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4

书名原文: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

ISBN 978-7-5086-0848-8

I. 寻… II. ①梭… ②迪… ③史… III. 个人—修养—通俗读物 IV. 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337号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Henry David Thoreau; edited by Bradley P. Dean

Copyright © 2004 by Bradley P. De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寻找精神家园

XUNZHAO JINGSHEN JIAYUAN

著者: [美] 亨利·大卫·梭罗

编者: [美] 布拉德利·P·迪安

译者: 史国强

策划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版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销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48千字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5-6624

书号: ISBN 978-7-5086-0848-8/G · 218

定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达·芬奇艺术珍品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达·芬奇密码》的神秘之处到底在哪里？  
本书会告诉你这一切的答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推荐！



## 《达·芬奇的数字迷宫》

[美] 比伦特·阿塔拉伊

ISBN: 978-7-5086-0807-5/G · 207

定价: 32.00元

2007年1月版

著名导演、创意大师赖声川的第一本专业著作  
实用的“创意金字塔”体系揭开“创意”的奥秘  
两岸名人李安、余秋雨、潘石屹、吴晓波等作序推荐



## 《赖声川的创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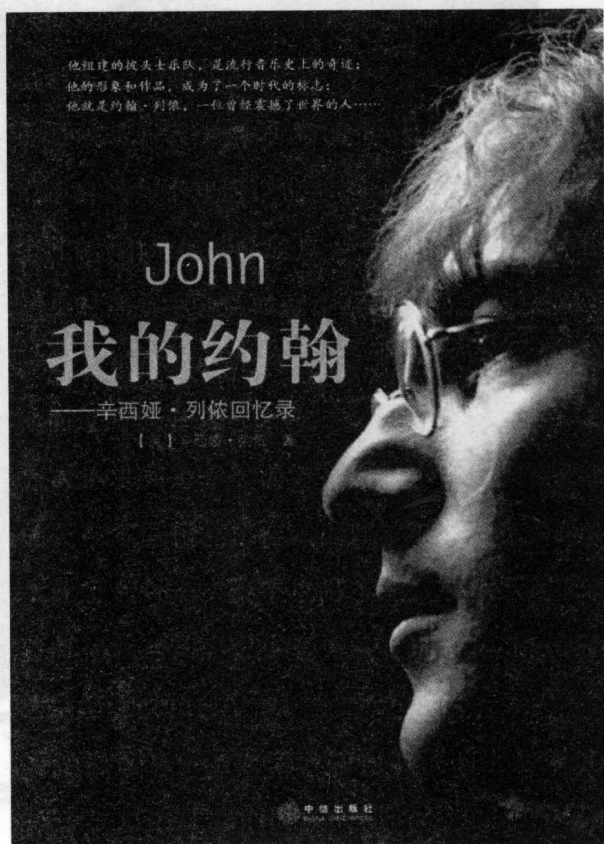
赖声川 著

ISBN: 7-5086-0745-7/F · 1071

定价: 36.00元

2006年9月版

约翰·列侬妻子的真情告白，  
披露巨星幕后的爱恨纠葛……  
著名音乐人海泉鼎力推荐！



## 《我的约翰——辛西娅·列侬回忆录》

[英] 辛西娅·列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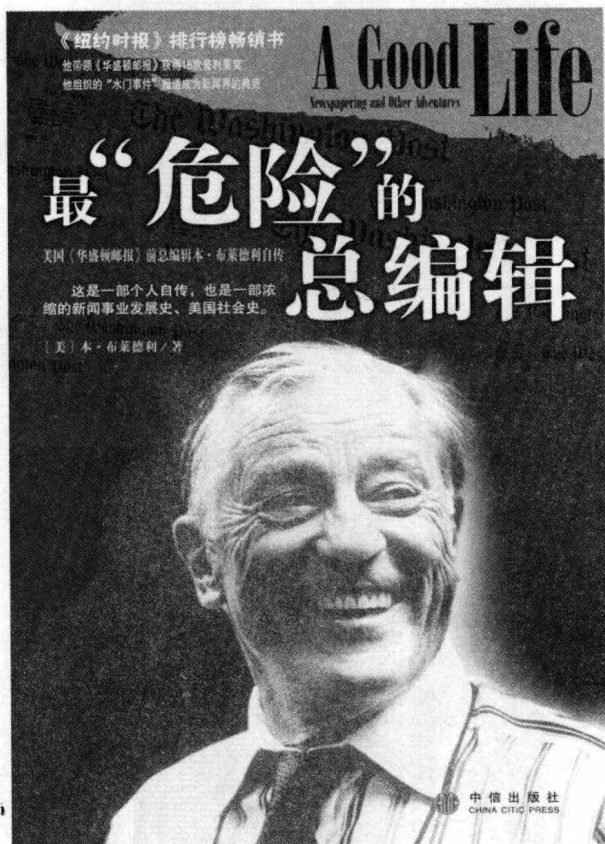
ISBN: 7-5086-0732-5/K·93

定价: 38.00元

2006年12月版



美国《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自传  
讲述“水门事件”等重大新闻报道的台前幕后  
一部浓缩的美国社会史



## 《最“危险”的总编辑》

[美] 本·布莱德利 著

SBN: 7-5086-0654-X/K · 68

定价: 49.00元

2006年8月版



Letters<sup>™</sup>  
"Spiritual Seeker"

深沉而敏感的抒情……超凡入圣。

乔治·艾略特

亨利·大卫·梭罗因其在文学和政论上的杰出作品而闻名于世。而在1848年，当梭罗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哈里森·布莱克就深深地感觉到梭罗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导师”，并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帮助。从此之后的13年里，梭罗一直不间断地给布莱克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国家、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感悟，而本书就是所有这些信件的汇编。

在梭罗的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他在信中所展示出的淡泊的人生态度和超乎寻常的智慧，具有永恒的意义。如同当年对布莱克以及其他朋友产生的影响一样，直至1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信件仍然会激起读者内心强烈的共鸣。



were not written, as  
well as pure Trip



# Letters<sup>™</sup> "Spiritual Seeker"

## 亨利·大卫·梭罗 (1817-1862)

著名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学生时代，梭罗与著名作家爱默生相识，在爱默生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研究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

1845年7月4日，梭罗移居到家乡康科德城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在那里的丛林开始了隐居生活。1854年，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出版，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又两个月的生活历程和人生感悟，这部被称为“寂寞、恬静、智慧”的作品为后人提供了精神指南，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同时，梭罗还是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他曾猛烈抨击美国的奴隶制度，并写就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名人的政治理念中都有梭罗思想的烙印。1862年，梭罗在康科德城病逝。

把关于自然的观察与体验详细地记录下来，并赋予通俗的哲学意义，这是梭罗作品的真实可爱之处。梭罗所倡导的简单生活的理念、他的富有内涵的文字，不仅使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让他多次被评为“对美国精神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代又一代追求生活真谛的人们的文化偶像。

## 布拉德利·P·迪安

独立学者，对梭罗的生活和作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著作颇丰。他已经编辑了梭罗的两本手稿集，并首次公开出版。

责任编辑 靳昊轩 谢清平

封面设计  工作室·刘军

经销：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编者将他在本书的劳动献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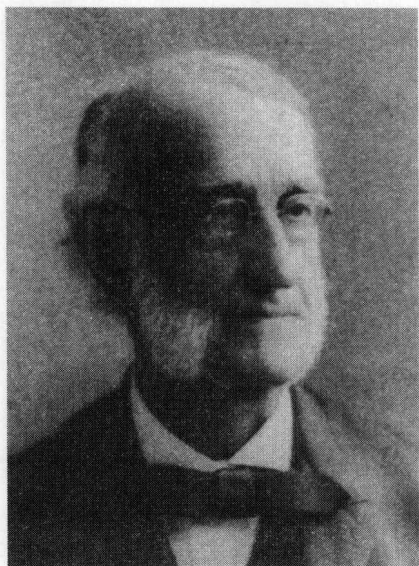
黛布拉·坎格·迪安

戴维·保罗·科库帕·迪安

艾达·梅伊·阿兰德·迪安

弗雷德里克·保罗·迪安

伊迪丝·凯·迪安



哈里森·G·O·布莱克



亨利·大卫·梭罗

亨利·大卫·梭罗通常不被视为精神上的导师。他写的《瓦尔登湖》在文学上是不朽之作，他最著名的文章《和平抗争》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很有先见之明，所以说《瓦尔登湖》和《和平抗争》才是他出名的原因。然而，梭罗本人从未在自己的作品中，乃至生活里，忽视精神世界，显然精神世界之于梭罗是至为重要的。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精神世界很少走上前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笔带过的，但在这本书信集里，精神世界确实是他讨论的重要的话题。

对于梭罗生活中和作品里的精神世界，没有人能比哈里森·G·O·布莱克理解得更清楚或者更早，因为布莱克是从这些书信里寻找精神家园的那个人。在布莱克写给梭罗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留下来的那封信里，他自称是精神之旅中“站在边上发抖”的人。由于布莱克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缺少准备，无法独自完成这次朝圣之旅，所以他要寻找一位向导，而梭罗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写给梭罗的信中直言：“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生活的意义在

你那里是：你要将自己同社会分离开来，同习惯、风俗、传统的牵累分离开来，由此你能和上帝同在，过上清新的、简单的生活。你不想用旧瓶装新酒，你要的是里外全新的生活。”布莱克渴望自己也能和上帝在一起，过上清新的、简单的生活；布莱克相信，梭罗能指引他走入崭新的生活。

布莱克的信写于1848年3月，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不仅勇气十足，而且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他要当作向导来求助的人，还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梭罗在收到这封来信前六个月，已经离开瓦尔登湖畔；梭罗的第一部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个星期》（即后文中的《一个星期》——编者注）还要等上一年，1849年5月末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二部书《瓦尔登湖》整整六年之后才于1854年8月出版。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布莱克发现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梭罗，承认这位才出道的作家将在他们日后十三年的非凡交往中逐渐成为天才。

在布莱克的晚年，有些人想深入了解他与梭罗之间的来往，布莱克对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过答复。他向其中一人承认，他写给梭罗的第一封信“是我为同胞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因为这封信“在梭罗尚不为人所知时就承认他了……”他对另一人所做的答复能为梭罗—布莱克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解释，而且答复本身就是对这本书信集再好不过的介绍：

回想过去，我们的关系中好像没有个人的东西，他的话能说明这一点，“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其余的不过是当时大风吹过后留下的痕迹。”他的相貌并未引起我特别的兴趣，但相貌与精神结合时另当别论，我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不和谐的东西。我们在一起时，很少

谈论个人的事情。他的目标总是直接指向我们经验中本质的东西，而且十分坚定，所以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他是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相互了解。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自然使人感到愉快，好像也是人类交往中必要的东西。但我在梭罗那里感受到的这些东西从未失去，因为过去和现在他都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他写给我们的作品里，因为他能见证生活中最为高尚、最为珍贵的东西。我常常反复阅读他写来的书信，而且从不疲倦，能从信中发现新的意义，得到新的教益，偶尔从中得到力量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信还是从未读过的，还没有完全送到我的手里，也许在我死前总能从中读出新的东西。不妨说，这些信的读者是那些最善于读信的人。

布莱克在1848年3月写给梭罗的信中说，他31岁，妻子死了，身边有两个小女儿，过去是牧师（一神论），独自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靠教书为生，此地距梭罗的老家康科德西南26英里。布莱克1898年逝世，之后不久有朋友在文中提起他：“他是典型的信徒，无可挑剔。他用虔诚的态度对待所有善良的或高尚的东西，他总是渴望将其传播开来，他对纯粹个人的事务不感兴趣，这些优点使他成为理想的信徒。”

然而布莱克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处事过于严谨，这几乎成了他的缺点。在哈佛同学聚会上，他对一位同学说：“很高兴见到你。”他走开之后觉得用词不当，就又返回来重说了一遍，而且非常严肃，这一次省去了问候中的副词：“高兴见到你。”还有一次他住在姐姐家里，深更半夜搅得别人不得安宁，为的是修改一个句子：白天他说过他“明天应该去波士

顿”，但他心里想说的是他“希望明天去波士顿”。梭罗的同乡、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R·W·爱默生曾用调侃的口吻说，布莱克是那种连借把雨伞都要送回去的人。

梭罗和布莱克是“见面后认识的”，当时他们都在查尔斯河畔的剑桥小镇读哈佛学院，河对岸就是波士顿。布莱克1835年毕业后又在哈佛神学院读到1838年，梭罗读完本科后于1837年返回康科德。

在哈佛的岁月里，两个年轻人都接触过超验主义的东西，作者形形色色，爱默生的作品他们读的最多。1836年秋天，梭罗在开始读大学四年级时，读过爱默生的《自然》，这是一篇大作，可谓超验主义宣言，读后梭罗深受影响。1838年初春，布莱克和两个同学一起为毕业典礼演讲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决定邀请爱默生在7月15日的典礼上作“例行的演讲”，这很可能是布莱克促成的。不过，爱默生的演讲可不是应付了事。事实上，他的演讲具有革命性，就是如今为大家熟知的《神学院演讲》。爱默生以大无畏的精神告诫布莱克和其他将要毕业的牧师们，“首先，要独自前行；拒绝正面的榜样，即使是男人想象中那些神圣的榜样也不用理睬，要敢于抛开中间人或面纱来热爱上帝。”

爱默生的演讲好像对布莱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程度不亚于18个月前《自然》对梭罗的影响。在其后的10年里，布莱克辞去神职，转而以教书为生，开始在爱默生的神殿里敬拜上帝，每隔一段时间就给爱默生写信，偶尔还要到康科德拜访爱默生。大约在1844年年末或1845年年初，布莱克拜访爱默生时，爱默生将他介绍给梭罗，之后这两个人交谈起来。

交谈的话题先是天文学，梭罗说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与这个



世界联系更密切的研究”。谈话中梭罗提到打算在附近的林子里为自己盖一座房子，他借此可以“远离我们的文明”，所以布莱克问他：“是否你觉得不想留在你的朋友组成的社会里？”梭罗回答说：“不，我无足轻重。”他说的话大意如此，他的回答使布莱克难以忘怀，因为布莱克从中发现“思想的深刻，彻底的淡泊，在宇宙中保持宁静祥和”，而且他发现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他对此“肃然起敬”。

1848年初春，梭罗从瓦尔登湖返回之后，布莱克读到梭罗评论罗马讽刺诗人佩尔西乌斯的短文。8年前这篇文章曾发表在超验主义杂志《日晷》上。虽然说文章没有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但布莱克发现文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情感对他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些情感使他再次想起梭罗给他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象”，当初他们二人曾在爱默生家里交谈过。布莱克告诉梭罗：“我想认识那个能说出‘我无足轻重’的人。我希望被这句话唤醒，过上更真实、更纯洁的生活。”布莱克的信写得情真意切，这是未来的信徒向未来的大师发出的请求。“既然你接到请求，从此就对我说话吧。”由于布莱克的邀请，我们才得以读到那些超凡脱俗的信件。

“宗教为何物？”梭罗在1858年8月18日的日记中问道，之后他又重重地将答案抹去，“这个问题从未说过”。

两天前的8月16日，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将第一封电报发给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上帝至高无上，这是他的荣耀，祝人类和平，生活幸福。”为庆祝这项科技成就，梭罗在康科德的一个邻居，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于第二天晚上举行晚会。邻居家房前灯火通明，一排大字格外醒目：“上帝至高无上，

这是他的荣耀。”梭罗从房前经过时，来参加晚会的人正从房子里走出来，开始在门前燃放一串串焰火。梭罗觉得这是耻辱，他“很想快步从旁边走过去，这场面使人想起炫耀和虚伪”。邻居门前的欢快气氛在梭罗那里好像不应该“被照得通明，倒是应该放在暗处。虔诚之心是朴素而又真诚的，不该通过这些话来炫耀，不然就与大街上的招牌如出一辙。”

梭罗没有谈论宗教，因为人类经验中最为深刻的真理是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的。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真正的先知总是顾此言他。比喻、寓言、符号、讽喻——这些都是精神教师所使用的修辞手段，他们借此“要讲出不可言传的道理。”

在《和平抗争》一文中，梭罗写道：“有些人不知道更为纯洁的真理来自何处，又不想追根溯源，站在《圣经》和（美国）《宪法》旁原地不动，自以为聪明，满怀虔敬与人性，饮用小溪里的泉水；但有些人发现溪水流入湖中或池塘里，之后再次鼓足勇气，继续他们的朝圣之旅，寻找真理的源头。”梭罗将生活视为通向真理的朝圣之旅，大家将发现他的视野是积极向上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精神视野，是世界上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在讲述的，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已，道也好，光也好，生也好，梭罗相信这里传播的都是相同的真理——人类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各自对神明的感知，这可以印证宗教冲动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各不相同。

梭罗在阅读东方人的经文时写道：“我祈祷，使自己远离狭隘、偏颇、夸张、固执。对哲学家而言，各个教派，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我喜欢上帝，也喜欢众生之梵天，喜欢佛，也喜欢印第安的大神。”他认为要证明或承认人格化的上帝是“可悲的错